



## 流年碎影

眼下又到夏天了。我想,就让我们带着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,在怀念一些人和事中,继续勇往直前吧!

## 鹅蛋

□赵济宇

最近得空,陪父母下乡看望爷爷奶奶。在老屋旧址转悠时,不知不觉来到了五奶奶家附近。之所以感觉是到了五奶奶家附近,就是听到了她家的老鹅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。那声音再熟悉不过,在现今的整个村庄里也没有第二家。

惦记五奶奶的身体状况,也总想起五奶奶曾经对我的好。小时候五奶奶没少给我压岁钱,还常常送鹅蛋给我过立夏——江淮地区立夏吃蛋,多是吃鸡蛋鸭蛋,也有吃鹅蛋的,说是吃了能够避免疰夏,同时也是圆满生活的象征。

听见我走近家门口,关在鹅圈里的那几只老鹅格外激动,仰起脖子一声接一声地叫唤起来,像是欢迎老朋友。

走进屋子里,五奶奶一个人坐在那里。屋里明显比以前乱了,生活用品东一处西一处地摆放着。地面也好像好久没有打扫过,没有以前那般干净。五奶奶摔过跟头,腿脚不便,不常出门。自从五爷爷去世后,她更是一个人简单地过活。儿子、儿媳都在外地居住,打工赚钱,一年也回来不了几天。要带她过去一起居住,她不肯。这个有些年代的三间两厨,不大的屋子内外,就是五奶奶的天地。

担心自己喂养不过来,五奶奶让女婿把家里的老鹅卖了好几只,只留下两三只关在圈里,偌大的鹅圈里,两三只老鹅活动得更欢。没有其他伙伴争食抢食,饮食充足的老鹅,下起蛋来也更勤了,五奶奶隔两天就能收获一两只鹅蛋。

鹅蛋是蛋类的一种,个头比一般鸡蛋和鸭蛋大。印象中,我小时候到五奶奶家拜年,五爷爷总会挑上几只个头大、光滑透亮的鹅蛋送给我,让我带回盐城煮着吃。

五爷爷在世时,是一位地地道道、吃苦耐劳的农民。小时候看到我来到他家,总是屋里屋外忙着端茶倒水,好像我是一个从外地来的贵客一样。常带我去看他家的鹅圈,还说要抓上一只让我带回家吃。我爸妈坚持说鹅是要下蛋的,不能带走。对于农村人而言,这些家禽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攒钱买过来一天天喂养大的,今后还要靠它们下蛋,拿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。

据我父亲回忆,五爷爷跟大爷爷一样,都喜欢到河里摸鱼捉虾,河蚌、螺蛳碾碎了也可以喂鸡喂鸭喂鹅。尤其是夏天,家里餐桌上不断有鱼虾河蚌之类的食物吃。大夏天,有时候天麻麻亮就起床,带上木桶、塑料盆之类的工具到南边的河里摸上一阵,然后回来吃早饭再到地里干活,不仅一顿午饭菜有了,还不耽误干农活。

如今有的饭店有炒鹅蛋这道菜,工艺也不同于以前。这道菜最特色的做法就是用砂锅炒制,砂锅底铺满一层鹅卵石,把鹅卵石加油加热到一定温度后,再把鹅蛋液倒上去,利用鹅卵石的高温把鹅蛋煎熟。当然这道菜要趁热吃,乍吃这道菜,会感觉口感比炒鸡蛋之类的要好吃得多。

去年春夏之交,我陪同父母到上海崇明岛走访他们的一位友人。岛上的生态农庄里随处可见散养的鸡鸭鹅等家禽,让我回想乡下老家的养鸡养鸭养鹅的画面。在露天田地我还见到几只硕大乳白的鹅蛋,随手捡起来,征得农庄主人的同意带了回来,不为别的,就是想表明我对鹅及养鹅人的思念。

眼下又到夏天了。我想,就让我们带着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,在怀念一些人和事中,继续勇往直前吧!

## 心香一瓣

这向阳而开的榴花,是对生命的礼赞。它们像大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焰,照着农人的脸庞,照着老屋的瓦檐,也照着我们在岁月里跌跌撞撞的身影。

## 榴花灼灼向阳开

□杨丽丽

老家院子里的石榴树又开花了。那些深褐色皴裂的树皮,像极了祖父掌心的纹路,布满岁月啃噬的痕迹。可就在这样苍老的枝丫间,突然蹿出一簇簇火焰般的花骨朵,像是被阳光点燃的火焰,噼里啪啦在蓝天下炸开。

“日射血珠将滴地,风翻火焰欲烧人。”白居易的句子总让我觉得,他定是站在某个与我相似的午后,看榴花烧透了半边天。这花不像别的草木,羞答答地开在角落,偏要朝着最烈的日头,把花瓣张成喇叭状,它恨不得将整个夏天的光都吸进肚子里。清晨的露水还没干透,它就迎着朝阳涨红了脸;正午蝉鸣最盛时,更是红得发紫,连树影都被染成淡淡的胭脂色。

石榴树是有脾气的。村里王老汉家的石榴树,年年只开稀稀落落几朵花,结的果子也干瘪瘦小。有人说那树栽反了方向,背了阳;也有人讲是地气不足。直到有年开春,王老汉给树盘里埋了半车晒干的牛羊粪,又砍去几根歪斜的枝杈,那年夏天,整棵树竟像着了魔似的,开满了碗口大的花,红得能把人的眼睛灼伤。原来草木和人一样,心里憋着股劲儿,遇着懂它的,才肯把最好的模样掏出来。

想起小时候,母亲总说榴花能辟邪。每年端午,她会摘几枝带花的石榴枝,插在门框两边,说是能挡住不干净的东西。那时我常蹲在树下,看蚂蚁顺着花萼爬进爬出,它们大概也把这红艳艳的花朵,当成了神秘的宫殿。有时风一吹,整棵树都跟着摇晃,落下的花瓣打着旋儿,落在青石板上,像极了散落的胭脂扣。

古人写榴花,总带着股侠气。李商隐说,“曾是寂寥金烬暗,断无消息石榴红”,把相思熬成了烈火;杜牧笔下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”,又让这热烈的花添了几分孤绝。我倒觉得,榴花更像村里那些泼辣的妇人,不扭捏不做作,高兴了就扯着嗓子笑,伤心了则哭得震天响,活得酣畅淋漓。

有年大旱,村里的水井都快见底了。别人家的果树蔫头耷脑,唯有张婶家的石榴树,依旧顶着满头红花。有人问她秘诀,张婶指着树下的一口破缸:“哪有啥法子,不过是把洗菜淘米的水省下,一滴一滴喂给它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这看似倔强的花,实则最懂得感恩,你给它一点滋养,它就还你满树灿烂。

榴花虽美,却也短暂。它们开得热烈,谢得也干脆。一场风雨过后,满地落红,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红地毯。可即便凋零,榴花也没有丝毫颓唐之态,依旧保持着那份骄傲与艳丽。而在花朵凋谢之后,小小的石榴果便开始慢慢生长,带着榴花的期许,在阳光下渐渐成熟。

这向阳而开的榴花,是对生命的礼赞。它们像大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焰,照着农人的脸庞,照着老屋的瓦檐,也照着我们在岁月里跌跌撞撞的身影。当繁华落尽,那些曾经灿烂的花朵,终会化作沉甸甸的果实,把一整个夏天的阳光,酿成甜美的汁水。

## 农家风情

## 灶头新香麦仁粥

□陈士英

“小满三日望麦黄,家家灶头新麦香。”每年麦田泛起青绿的时候,奶奶都会为我们熬一锅麦仁粥喝。

在老家,五月是青麦最鲜嫩的时节。麦粒灌浆饱满,籽粒含水丰盈。查过资料才知,新鲜青麦仁含水量可达约百分之六十,正因这般高水分,它才有了独一份的口感:不像大米熬煮后过分软糯黏牙,也不像糙米那般粗粝干涩,它恰好介于两者之间,清润弹牙,自带麦子独有的清甜鲜香。

奶奶摘回饱满的青穗,在簸箕里双手反复揉搓、簸扬,她握着簸箕边沿,胳膊上下用力簸动,小麦有节奏地上下翻飞、一起一落。几次过后,青麦褪去粗糙的麦壳,留下一粒粒莹绿剔透的嫩麦仁。搓麦粒时要掌握一定力度,力气太大了,容易搓碎;太小了,麦皮搓不干净,往往搓上大半筐,奶奶的手腕便会酸胀发麻。那时我还小,不懂奶奶的辛苦,只要看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搓麦仁,心里便早早地欢喜起来——我知道,今晚的灶上,定会熬出一锅清甜软糯的麦仁粥来。

看奶奶熬煮麦仁粥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。清水中加入淘洗干净的青麦仁,大火煮开,小火慢焖。待麦仁微微开花,再舀少许白面调入水汤,轻轻搅匀。这样煮出来的青麦粥,汤色微微浑白,浓稠温润,麦香混着面粉层层散开,香味飘满小院。

奶奶也会煮我最喜欢吃的红薯麦仁粥。红薯去皮、切大小均匀的块,与麦仁一同放入锅中,加水煮至熟烂。在煮粥过程中,红薯的香甜与麦仁的清香相互融合,弥漫在空气中,舀起一勺,那香气便如丝如缕缠绕在鼻尖,令人垂涎欲滴。

麦仁粥煮熟了,奶奶会一碗一碗舀好,麦仁粥咀嚼起来有种弹韧的劲道,滑溜溜的麦仁粥喝进嘴里,又糯又润,满嘴麦香,初夏喝一碗,真是清爽舒服。

青麦仁是粗粮类食物,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,能缓解身体疲劳,促进身体代谢,有效地帮助身体获得能量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小麦,味甘性平,养心益肾,和血健脾。”新麦仁既保留小麦的滋补之性,又因未完全成熟而富含活性成分,是夏季养生的天然佳品。

今早上班路上,发现路边有人摆着麦仁在卖。有多久没有吃过麦仁粥了?我想了半天,竟一时想不起来最后吃麦仁粥大约是哪一年了。然而,在我小时候,年年初夏都能吃上奶奶煮的麦仁粥,日日寻常,不觉珍贵。如今,为我煮麦仁粥的奶奶不在了,我只能学着她的模样,买上新鲜青麦仁,自己亲手熬煮一碗麦仁粥吃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在这碗麦仁粥中,我品尝到的不仅是时令的新鲜,还有劳动的喜悦和家的温馨。它会让我想起老家的青青麦田,想起父母在麦田里劳作的身影,想起搓麦熬粥的奶奶,想起烟火灶台前,一家人幸福温馨的一帧帧画面……

